

丽江古城文化丛书 ● 李之典 主编

神秘的纳西东巴故事

● 牛耕勤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丽江古城文化丛书 ● 李之典 主编

神秘的纳西东巴故事

● 牛耕勤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纳西东巴故事/牛耕勤 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6. 3

(丽江古城文化丛书)

ISBN 7-5367-3382-8

I. 神... II. 牛... III. 纳西族—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丽江地区

IV. K892.3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830 号

责任编辑	车树清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 邮编:650032) http: //www. ynbook. com ynbook@vip. 163. com
排 版	丽江飞腾
印 制	云南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总 印 张	35. 75
总 字 数	897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
印 数	1-3000(套)
定 价	120. 00 元/套
书 号	ISBN7-5367-3382-8/G·7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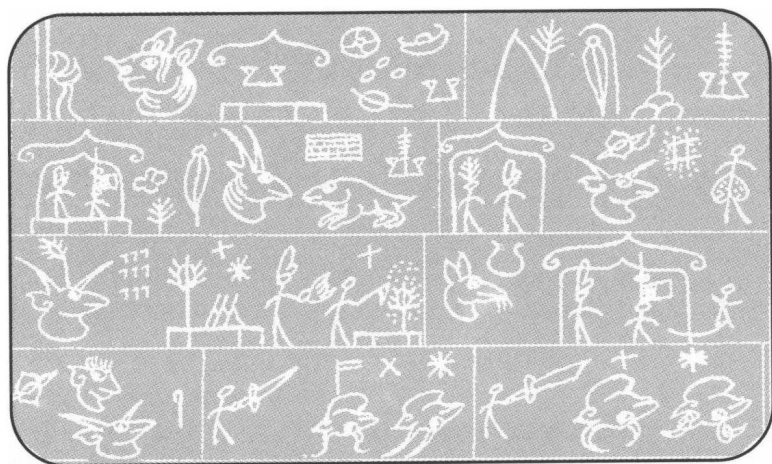


◀ 东巴祭天

▶ 东巴署古



◀ 东巴婚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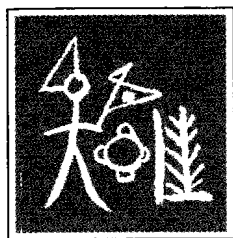


图画象形文《东巴经典》之页译文：远古的时候，天地刚形成，日月星辰刚出现，山谷刚形成，树木刚出现的年代，天地间出了卡补左登和徐司吉衣，他俩结合成一家，有福有禄，富裕美满地生活着。在辽阔的大地上，饲养九种牲畜，播种百种谷类；勤劳的丈夫在开垦，巧手的妻子在撒种。过了一年，他们家生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于是宰了千百头牦牛和犏牛，千百头黄牛和绵羊（招待四方客人）……



目 录

东巴超度县官	(1)
东巴主持的古婚礼	(14)
东巴取名的故事	(25)
东巴余若和二杆子瓦明	(35)
东巴的儿子	(46)
东巴祭天故事	(55)
东巴署古故事	(68)
这狗这东巴	(83)
大山之子	(94)
在那远僻的大山中	(138)
我的父亲古麻	(148)
竖新房的故事	(154)
东巴长卷画《亨日平》的故事	(168)
猎手的叛徒东巴纳恒	(180)
东巴药典	(187)
山崩地裂的东巴故事	(194)
东巴的金板铃	(202)
东巴恋	(210)



东巴超度县官

那是阴历十一月，那是纳西人为死者超度灵魂的最好日子。东巴余若要为死去的县官超度灵魂——他为抢救纳西人的东巴文化耗尽了心力，他是汉人，他已死了，他的尸骨埋在了玉龙大雪山下那片神奇的土地上。

东巴余若做的稀务初——超度死者灵魂的“铎”（表示神山），用一根松木椽子高高地栽插在他家院坝中央。那是一个高九尺，底长八尺的三角形的犁铎样大型编扎物，骨架用木头做成，紫色的氍毹绑扎，三角内交叉十根竹竿，竿头露出边缘。那插在竿头上的十八穗芦苇花，在徐徐的山风中轻轻地抖动。白麻布绕的“铎”面，在冬天红红的太阳光下，显得雪白耀眼。挂在正中，表示“铎”心的铜镜，更是射出一道金色的光芒，直射到寨后那片松林里。插在“铎”尖，表示男性死者，写着个象形文 ☼（即太阳）字的白纸旗，不时被风吹得猎猎飘荡。

“铎”下搁着一张四方桌，摆着白酒、茶水、肉食等供品，摆着炒爆过的荞粒和谷粒、一把五色布条扎成的穗子。桌前地下放着一张黄竹篾席，席上铺着一张黑羊毛垫毡，毡上搁着一团黑羊毛及擗毡用的弯弓等工具和一个装着羊奶的葫芦。

除桌前留道门外，四周都插着麻栗树枝。寨里人看天外来客一般指指点点看着东巴余若的“杰作”，似一群关不住舌头的麻雀在

那儿叽叽喳喳。

东巴余若还叫一个汉子砍来一棵二丈多高的松树，留下树梢外，树枝树皮都砍削得光溜溜的，然后插在大门的左边，那是男性死者的标志，若是女性就插在右边。树顶还插着三角黑旗，枝上挂着个点着油灯的灯笼。

纳西人认为好人死后，灵魂是永存的，东巴祭司应当把他送到天国去。东巴余若在为死者灵魂制作替身木，请帮手砍来了约有三尺，有三个杈枝的青松树梢，在正房的火塘边上，拿刀砍掉了顶部的梢叶，留下三个枝丫，中间那约长两寸的枝丫上，东巴余若拿尖刀熟练地刻上眼睛、嘴巴和鼻子，作为替身木的头部，两边的枝丫自然成了双手。砍下的梢叶，一根不掉地捡起来绑扎在“身”上，就成了替身木的毛发，裹上麻布就算是穿上了衣裳，还披上了小块羊毛制作的“披毡”。

东巴余若一边拿那把用五色布条扎成的穗子轻拂替身木，一边诵经：

“如果不解除死者灵魂身上的病痛，灵魂就不会安宁；解除了死者灵魂身上的病痛，灵魂就能安然到达天国。”

用一根柏树枝沾着葫芦里的羊奶，当作医治百病的灵药，轻轻点洒在替身木上。然后极其庄重地放置在县官曾经坐过的上首床位上，供上酒茶、核桃、松子等食品。东巴余若眼里旋转着泪花，凄然地哭道：

“县官啊，在这吉祥的时候，纳西人为你永恒的灵魂做超度仪式，为你披上了纳西人古老的披毡，你的身心将会得到温暖。请你安心地坐在木垛房里，坐在你生前喜欢坐的床位上，烤着暖乎乎的柴火。”

老泪像断线的珠儿噼里啪啦地从东巴余若的眼里滚下来，是

啊，这个大山中的老东巴怎能忘记这个县官……

东巴余若那天没人请他去做法事，他在自家房后的坡地上拿树叶草棵烧火土。他边扒土边想着昨夜做的梦：住在天国的东巴什罗（东巴教的祖师）给他一部亲手书写的经典……

这时，东巴余若的儿子构高从木屋后面喘着粗气爬上坡来：“阿爹，有个外面的汉人来找你！”

喜事，东巴余若左眼角跳了一下，丢下月牙锄，拍了拍手上的灰巴，又在羊皮褂上揩了一下，望着自家木垛房院子里出现的人影，大步流星奔了下去。

想不到来人是个县官。热血在东巴余若的身上涌流：“我们阿卡里寨还从来没有到过你这么大的官呢，请到正屋坐坐，煨罐茶吃。”

那随行的年轻小伙说：“书记是大学生，是大知识分子，他在百忙中抽空读了许多有关纳西族中外文的书，对我们纳西的历史和东巴文化都非常了解。他每年拨给万多块钱，在黑龙潭集中了各地的大东巴翻译经典。他说要搞好民族经济文化工作，不懂得民族语言是不行的，他还学纳西语呢。”

县官指着小伙说：“他还是我的纳西语老师。”又转向东巴余若，“听说你是个大东巴，会栋哪肯（禳灾大仪式）吗？”

余若回答：“会的，那是要用牛作祭品，只有富裕之家才搞得起。除了跟着我的师父之外，我自己单独操持过一次。”

“你的师父还在吗？”

“他死了，他是我们大山中赫赫有名的大东巴，三年前就死了，是我操持的开丧仪式和超度仪式。”

“哦，这么说，祭天、祭苏、祭村寨神、祭家神的请神仪式和禳煞星、祭风……都会啦。那占卜呢？”

“也会。”东巴余若说，“十二岁时爷爷就叫我投师学东巴。我家是东巴世家。”

“为什么东巴世家还要投师学习呢？”县官很感兴趣。

“我们这里不兴父传子，即使上辈是东巴，也要投师学习，一般在晚上，自带松明，师父坐在火塘边的上位，弟子坐在下位，经典放在中间，师父念一句，弟子跟着念……”

“要在死记硬背上下功夫。对吗？”县官说。东巴余若点点头。

“你家有《亨日平》（《神路图》）吗？有所有的经典吗？”

“有，都有。”东巴余若真佩服这个对东巴文化这么熟悉的汉人，还是个父母官呢。

那还不到三十年纪的山里小官，听得有些不耐烦，说家里有事，失陪了。回家去了。

“你会写所有的经典，画过木牌、神像画，摆设过所有的祭坛吗？”

“会，都做过。只会念些经典，没有亲自操持过所有的道场，在我们大山中是算不得大东巴的。”

“哦，从你的名字看——余若（羊子之意）你是属羊的吧，还不到四十岁呢？不简单哪，你明天就跟我出山，到黑龙潭翻译经典去吧？”

昨晚的梦太灵了，东巴什罗正在护佑自己。余若从没见过知识这么渊博，通晓东巴文化的父母官，而且不是本族人。这是百年不遇的机会，这是东巴什罗给他的福分，他要下山好好干一番，把装在肚子里的东巴文化的肠肠肚肚全都倒出来。

这天下午，他从圈里拉出一只肥羊，拿一把尖刀放了血后，先给客人做灌香肠吃。然后在羊肺里灌上鸡蛋和草果、八角、花椒等作料，煮熟后，切片煎给客人。然后才在火塘上煮了一吊锅羊肉。

这一夜，东巴余若和这个特殊的父母官在火塘边烤着脊背谈了一夜，使他懂得了东巴文化在国内外的影响，懂得了东巴文化是个宝贝，东巴更是活宝。

这个大山中长大的汉子，这个数代东巴的后代，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吉祥的好时辰会降临在自己的头上。他思绪万千，一夜难寐。

当雄鸡在鸣鸣报晓的时候，浑身热血涌流的他只感到头脑一阵眩晕，天也转起来，地也转起来，肠胃也翻江倒海地想从嘴里吐出来，他失去了知觉……

待他醒来的时候，火塘边上千古奇迹般地挂起了吊针，有个穿白衣裳的医生仔细地瞅着他。他的婆娘在暗自哭泣，那差不多长成小伙子的儿子也在哭鼻子。后来他才得知，那位博学多才的父母官临时叫来了医生，并叮嘱他们千方百计要救活这个年轻的“活宝”。

东巴余若头上戴着插有野鸡尾毛和大雕翎的毡帽，帽的前后还插有刺猬的箭儿，帽头饰着铁三叉，耳边还拖着红带子。身上穿着件前襟绣着老虎，后襟绣着豹子，腰围绣着腾云驾雾的青龙，两肩绣着白飞鹤和黑飞鹰的红绸裳。胸前挂着间有红玛瑙、绿玉、墨玉等一百零四个的白海螺串珠，脚上蹬着黑皮半统靴。一身地道的纳西族超度大东巴祭司——洛从刀恒的打扮。

东巴余若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东巴衣冠，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有节奏的东巴鼓铃的响声，便招呼院内的十八个东巴，叫他们穿着红红绿绿的东巴服装，都带着五神冠，举着东巴什罗的画幅，拿着雪亮的大刀、竹箭，也摇响板铃和拨浪鼓，打响扁鼓，吹起牦牛号角，走出大门去迎接已在门外空地上的三十六个舞蹈东巴。

两伙舞蹈东巴在手持雕有神屋、画有腾龙、系有五色带子的法

杖的主祭东巴余若的带领下，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号声中，踩着鼓点，甩开手脚，卷起一股脚下的尘土，舞进家门，绕着高大的稀务初极其粗犷热烈地舞了三周。

舞蹈东巴们朝着神坛一排儿转身抬了三次左脚，跺了三次响亮的脚板，鼓号声便戛然而止。

主祭的东巴余若盘腿坐在神坛前的篾席上，高声吟诵：

“要把县官的灵魂送到天国去，不知他的灵魂在哪里？先敲响东巴们的法器唤醒他的灵魂。”

东巴们作舞蹈寻找亡灵……

东巴余若激动地站起身，他拄着法杖，山里的太阳给他镀上了一层金。他仿佛看到了县官的灵魂，县官的英姿，听到了县官的声音，那昏黄的眼里闪射着奇异的光芒，那厚厚的嘴唇不住地颤抖：

“啊，到处没找到的死者灵魂，在举行超度的家里，烤着火，安详地坐在黄篾席上。”

东巴余若深情地诵道：

“雄伟的玉龙山哟，没有你在纳西人心中雄伟，浩瀚的金沙江哟，没有你在纳西人心中浩瀚。我们要用最隆重的仪式超度你，我们要用最丰厚的礼品祭奠你……”

东巴余若在羊肠般的村口小路上第二次见到县官的时候，以为是来了一个外地的东巴，他头戴五神冠，穿着黑色的东巴服，颈上还挂着红白相间的珠串，左手摇着拨浪鼓，右手摆动着铜板铃。

这是来向自己取经还是来交流经验的东巴？为什么胸脯上贴着一大张纸，并且后面还跟着山里那个头儿和一帮人呢？还唧里哇啦地叫嚷着什么，手杆一只只地往天上伸呢？

东巴余若正疑惑之间，已经看清楚了，走在前面的穿着东巴服的不是别人，是他日思夜念，想下山去见的他的救命恩人。东巴余

若一下明白了，县官正被穿上东巴服挨游斗。

“你们不能这样不分黑白！”东巴余若吼道，他立时怒成一只山豹，飞奔过去，一把抱住县官。不知是愤怒，还是痛苦，山里汉子的泪水噼里啪啦地从眼眶里跳出来。

“打倒……打倒东巴余若，打倒牛鬼蛇神……！”山里小官带头呼喊口号把东巴余若拉开，并命他把全部经典和东巴神像画幛交出来。

东巴余若当然不交，大山给他胆略给他力量，他顺手抄起一把木杈，高高举起，眼冒火星，大声吼道：“你们敢动我的经典，我就把你们一个个打翻在地！”

他太气愤了，这些猪狗不如的家伙，这些魔王米利术的种，今天不跟他们拼过你死我活，我余若不算好汉！

他真的要与他们干，但他那不争气的脑壳有点晕，他感到旧病要重发。他一手拄着木杈，一手按着脑袋。

“东巴余若，东巴余若！”县官忙扶住他，从穿在东巴服里面的中山装中掏出一瓶什么药，倒出两颗塞进余若的嘴里。

那些跟着来的人早已冲进木垛房，取下用细麻绳捆成的一摞一摞的被火烟熏得发黄的东巴经典和用白麻布画成的东巴画幛，装成两大竹篮，抬到房外。

“叫他们两个一个背一篮回去当众烧毁！”

本来吃了两颗药后已经舒服多了的东巴余若，听见山里小官的叫声，又有许多气往头上涌来。

县官忙对他说：“东巴余若，你这种病是不能急不能发怒的。这瓶药是我从城里特意带来给你的，你觉得不舒服时就吃它两颗。这东巴经典，他们叫我们背，我们就背起来，我走前你走后……”

东巴余若疑惑不解地瞪着他，上次来时，他不是把东巴文化吹

到天上去了吗！这次怎么变成了两人。真是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难知心。

“要小心自己的病，忍耐点儿！”

山里汉子很不情愿地背着那篮即将送入“火葬场”的东巴经典，感到山一样沉重。但有什么办法呢？

县官在大山中火辣辣的太阳底下伸长脖子喘着拉风箱似的气，背着冒尖的东巴经典等，把腰弯得很低。如果稍有磕绊，他就会摔下万丈深谷之中。

东巴余若想向他说句小心点儿的时候，只见县官绊了一下扑跌在山路上，背上的经典噼里啪啦倒进了极深的山谷里。

好险，要是人跌下去就没命了。东巴余若急出一身汗，忙上前去扶县官，一弯腰，他的那背经典也随之唏里哗啦地倒进深谷里。那数丈长的画在麻布上的《神路图》，一头挂在树梢上，像彩带似的悬了一阵，便随之落进深谷。

完了，一切完了。不是在做恶梦吧，东巴什罗啊，你不会惩罚我吧！东巴余若按着头，受了刚才一惊，他的头又晕起来，大山开始在旋转。

县官不顾自己转过身来，关切地说：“吓着了吧，老毛病又犯了？”将他轻轻地扶坐在路边，又转向山里的小头目说：“让余若回去吧，反正东西都掉进山谷里了，也没他的事了，如果把他带去，他有高血压病，万一出了事，也是够麻烦的。再说，他搞东巴，是我支持他搞的，要说有罪吧，都在我身上。”

矮个儿黑炭坨似的山里小头目摇头晃脑地想了想，觉得把东巴余若带去陪斗一场，出了人命，的确不是好事，便叫东巴余若滚回去。

东巴余若倒在火塘边的床上，他不吃不喝。天黑时分，他突然

从木板床上爬起来，他要去见县官。

在乡公所黑洞洞的乌烟瘴气的畜圈里，县官目光熠熠生辉地对他说：“我知道你会来的。你知道你的到来是多么的重要。”他从身边摸出一块油布，递给东巴余若，“你马上回去把今天倒在山谷里的东巴经典全找回来，拿油布包好，找个洞子藏起来。这是宝贝呀，我的活东巴，而且这一带的东巴经典写的象形文字少，念的却很多，尤其珍贵。比如，开头句都只写画一个虎——拉，却要念‘阿拉莫什捏’（远古的时候），五字一句，这叫提醒句式。还有一些别地没有的仪式和经典。”

东巴余若对这个深谙东巴文化的奇人县官不住地点头称对。自己想了一会说：“《毕序冷序》（砍太阳和月亮）的经典外地也没有。这里还有记录纳西医药的经典。”

县官紧紧地握着余若的手，激动不已地说：“余若啊，我的活宝，你要向我保证，要把这些完美无缺地保护好！这是纳西族的也是中国的世界的宝啊！”他拍了一下余若的肩，“去吧，马上给我回去，一则免得连累你，二则免得被人拿去。别忘了先吞两颗药片……我嘛，你放心，我们会见面的。”

余若依依不舍地将向他告别而去时，县官又一把拉住他：“还有件重要的事情，你有个儿子不是在初中读书吗？你要教他学东巴经典等，把他培养成小东巴。”

余若说：“我们这里不兴父亲教儿子学东巴。”

县官面带严肃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要破例了。”

余若深深地点头。县官从内衣口袋里摸出笔记本，拿出一张夹在里面的相片：“这是前次来探望你时的合影，一直没有寄给你，这次我带来了，拿去吧。注意保重身体，活着就是胜利！”

东巴余若腋下夹着黄色的散发着桐油味的油布，手里捧着与

县官在他家木垛屋前合影的照片，朝山谷走去……

东巴余若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的师父高兴地告诉他说：“县官又来看望你啦。”真的，他看见师父领着县官走进他的木垛屋里。

是真的吗？东巴余若屈指数数从那月明星稀的夜晚在臭气熏天的畜圈里与县官一别，至今不觉已有十余年。他听见狗叫声，放下端在嘴边的茶盅，爬下火塘，弓着背儿从“谁敢不低头”的矮小的木垛房门走出来。东巴余若不禁鼓大了眼睛：这不是县官来了吗？

火塘里的火又烧旺了。县官又坐在上首的床位上，东巴余若的女人忙碌着招待客人。

桔红色的火苗映着县官那苍白的头发和那瘦削而微红的脸膛。他重新复职后，专程来看望东巴余若，他将向上面要求专职从事抢救东巴文化的工作，将历经灾难之后，正处于垂危之中的民族文化奇葩抢救出来，并让她走出玉龙山，走向世界。

相互寒暄之后，县官问东巴余若：“那些落在山谷中的经典等东巴用具保存下来了没有？”

怎么向县官说他那不成器的愚拙的儿子使他最终没能保住经典呢？这可怎么对得起县官呢？东巴余若张了几次口，话到舌尖都被嘴唇挡住。

这个精明人看出了山里汉子的心思，便说：“东巴余若，你有什么要说的就直说了吧，咱们是一家人，用不着埋在心里。”

东巴余若便只有把肚里的话倒出来：“县官，我真对不住你，虽然我千方百计把经典保住了，可取回家后不久，趁我不在家的一天，我那不成器的儿子拿二万块钱把它们全卖了。还说卖了好价钱呢！”

“什么？把经典全卖了？卖了二万块钱！我出四万块钱，六万块

钱,叫他全部买回来!”县官把茶盅“当”地搁在火塘边上,他太激动了,扯大嗓门吼起来。

随行人员对他说:“不要太激动,注意身体。”

县官对随行说:“把余若阿老的儿子喊来,我要教训他,他的行为是犯罪行为,是他吃掉了老祖宗留下的无价之宝!无价之宝只值二万块钱吗?!”

余若说:“我的儿子不在家,下山去做生意去了。”

“要保存和抢救民族文化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愚昧的人只知道钱,以为有了钱就什么都能买得到,但事实并不这样。东巴余若,我对你说过,你是‘活宝’,不客气地说,你死后,这里的东巴文化是一片空白,就完了,你是唯一的传人。还是那句话,活着比什么都重要。”他顿了顿,说,“东巴余若,你的年纪在现有的几个东巴中还算不大,但你病魔缠身,必须十分注意自己的身体。这样吧,你把所有的经典从记忆中挖掘出来,重新写成经典。哦,你对我说过,这里还有大量的凭口背诵的口碑诵词,你也要把它们写成经典,但要说明,等我的要求实现以后,我就请你出山,城里医疗条件都比较好。如果不成,我派人专门住你这儿十年八载,把你肚里的东巴文化的肠肠肚肚都挖出来,记在本子上,直译、意译、整理出来。再没办法就用录音磁带把它录起来……还有要培养东巴的继承人——小东巴。没有小东巴,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不就成了死字了吗?博大、深奥的东巴文化就无法揭秘。这不是一个民族的损失,是人类的损失!”

东巴余若不住地点着头,他眯缝双眼,眸子里放射出异样的光芒,细细瞄着这个饱经风霜的既有极高的汉文化知识,又精通蚯蚓文字,又满肚子装着东巴文化的县官。觉得他有一种东巴祖师赋予他的莫大威力,他仿佛觉得他就是活着的东巴什罗,要把濒临死亡